



一本书的缘分

白松青

床头一直放着一本上世纪50年代初的高中文学课本，扉页上工工整整写着“韩裕兴”三个字，猜想是这本书的主人吧，只是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。

由于年代久远，课本封面泛黄，封底几近脱落。我从老家带在身边几十年了，几次搬家，这书一直是重点保护对象，不离不弃，追随我大半生。闲时喜欢翻看书中的内容，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古典文学作品，名篇选编。我十分钦佩课本原主人的学习态度，他在课本的许多留白处，密密麻麻作的眉批、注释，如今依旧清晰可见，看得出这位高中生当年的勤奋和用功，也反映出代课老师扎实的古典文学素养，一丝不苟的教学精神。

我真正感兴趣的并非教材本身，而是课本的原主人韩裕兴。他此生大概做梦也不曾想到，若干年后这本书会辗转到我手上。他是哪个村庄的人？就读于哪所学校？当时年龄多大？都是一团谜。

想找到韩裕兴先生并非易事。好奇心驱使，让我总是凭着有限的想象力“复活”着韩裕兴的生活轨迹。如果这位先生仍健在的话，至少耄耋之年吧？他极有可能生活在周边这几个村镇，祖辈也是农民出身。因为我在末页看到他

写下的几个字：周末回家锄地。字迹隐约可见。懂事的他利用休息时间还要帮家人下地干活？娶亲、盖房、置田，这些都是农民首当其冲的大事，念书上学在当时则是边缘化的事情。父母是出于何种目的，供他念书一直到高中？如果出生在县城家庭，姊妹众多，这个年纪该上班养家了。当时能念到高中，不是每个平常人家都可以做到的，可能意味着其他兄妹辍学才成全了他。

交通的不便，信息的闭塞，使当时上学条件非常艰苦。为求学，农家孩子要翻山越岭，爬坡过坎，全凭两条腿一路走到学校。即使住校，也要一星期回家背一次干粮。每次离家，纵然万般不舍，还得含泪转身。他一样有疼爱他的妈妈，会站在村口目送他渐行渐远。在当年的农村，一个农民家庭供孩子念书，全家人都要节衣缩食。这是何等的远见和毅力。寄托着全家希望的韩裕兴想奋力走出大山，成为寒门贵子，光宗耀祖，就要付出百般努力。想象着当年那个着青衫的翩翩少年郎，沉醉在浓浓的文学氛围中，心中定然有一个远大的梦想，也许是此生最快乐的时光吧。

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户人更是相信，知识改变命运。韩裕兴的书到底底成没有？是否如愿走出

贫瘠的大山成为村里人羡慕的公家人？不得而知。

这本书是如何落到我手上的呢？回忆颇显伤感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高中毕业，回到村里务农。村里有一位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，和我家沾点亲，年龄只比我大几岁。我俩每天在一起干活，挺能说得来。当时，刚恢复高考，每天议论着村里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或中专，好生羡慕，并决心向人家学习。夏夜，我们被队长安排在田野看护羊群，夏虫啾啾，繁星点点，随心所欲地唱着歌，他信马由缰地讲述大城市的生活，劝我不要在泥土里荒废一生，趁着年轻应该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。他还给我提供了诸多复习教材，其中就有这本他舅舅用过的旧课本。但我知道他舅舅姓商，不姓韩。我们还偷偷给报社投过稿，最后都石沉大海。后来，招工的机会来了，我到了煤矿，他到了市属企业。再后来，我到省城念书，离开了当地。那几年，寒暑假回家，总想着和他见见面，叙叙过往。直到有一天，得到他突患绝症离开了人世的消息。

睹物思人，触景生情。这本泛黄的旧课本让我经常怀念那个叫韩裕兴的陌生人，还有送书并鼓励我读书的本家兄弟。



父亲的“侠气”

张福庆

前几天，老家的发小来省城办事儿。聚会间聊起了我的父亲，发小用到了一个词：燕赵大侠。他说我父亲身手不凡，胆气逼人，爱打抱不平，有燕赵大侠之风，我颇为赞同。

父亲爱好武术，很小的时候就到处拜师学艺，马步一蹲就是几个时辰。听母亲说，父亲通晓猴拳、螳螂拳、通背拳、形意拳等拳术，但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显露。也许是性格原因，或者是习武所致，父亲最喜欢给我们兄弟姊妹讲《水浒传》，提起书里的一百零八将，父亲总是神采飞扬，行者武松、浪子燕青、花和尚鲁智深……唯独提起宋江，父亲就会情绪低落地叹着气说，人总得有几“分”侠气。

说到父亲的“侠气”，有几件事我印象深刻。

有一年，有夫妻俩开货车不小心把我们邻居家的院墙撞塌了，邻居开口索要5000元赔偿。上世纪90年代的5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司机一个劲儿地赔不是，司机的爱人也哭着请求少赔一点钱，但邻居根本不为所动。

看到这一幕，父亲做起了中间人，劝邻居说，出门在外不容易，做

事不能太过，能不能大概算一下垒墙的成本，再加上一点。谁会一辈子待在家里不出门呢？邻居的态度渐渐松动下来。在父亲的努力下，司机赔偿1500元钱了事。司机两口子对父亲特别感激，因为那辆车刚刚贷款买下不久，债务缠身，正处于困难时期。父亲说，一件小事而已，自己只是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去处理问题。事后，这夫妻俩专程来我家道谢。因为司机师傅人很实在，又聊得投机，一来二去和父亲成了好朋友。

还有一次，父亲与本村的王大爷坐中巴车去县城，那个年代公共汽车上小偷很多。走到后半程，车上忽然上来四五星男子，看他们留着长发、吊儿郎当的样子，父亲提高了警惕。果然，其中一名男子凑到父亲身边，两个手指头悄悄地伸进父亲的上衣口袋，父亲一把抓住他的手指，顺势一掰，小偷疼得“嗷嗷”直叫。旁边的同伙闻声赶来支援，父亲见状，把小偷一把推到一旁，将一名同伙勾倒在地，又一个擒拿手，擒住第三名男子。父亲呵斥：“你们干什么不好，非要做小偷！老百姓挣钱容易吗！”这时，同车的人也纷纷帮忙，高喊着“把他

们送到派出所”，几名小偷吓得直求饶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父亲曾经捡到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，他在原地从上午一直等到傍晚时分，终于等到了急匆匆赶来的失主。确认信息后，父亲将支票还给失主，失主拿出钱来表示感谢，被父亲一口拒绝。经了解，失主是另外一个公社的会计，支票是去客户那儿要账刚要回来的。

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“与人为善”“男人就应该打抱不平”……父亲的侠气之声犹在耳边，侠义之举终身难忘。尽管他离开我们近20年了，但他的事迹犹在昨天，历历在目，常常想，粗犷、高大、身手敏捷的父亲如若回到古代，从军许是一位将军，游历定是一位大侠。

多少次看到见义勇为、打抱不平的行为时，总会想起父亲，想起他的“侠气”，想起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，想起他始终秉承的“与人为善，义字当先”的做人做事风格。生活中，我们更是按照父亲的教诲为人处世，结交朋友。如今，我也将父亲的“侠气”讲给孩子，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传承“侠气”的家风。



长凝蒜四六瓣

周至

榆次向东的太行山脉，最高峰叫八缚岭，清漳西源、象峪河、涂河等多条河发源于此。发源于八缚岭北麓桃花塔的涂河，从东向西顺山势而下，到榆次近郊汇入潇河，向南后流入汾河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涂河滋润了两岸百姓，孕育了久远历史，也见证了古涂水的沧海桑田，几世繁华。

“榆次古八景”中“神岭积雪”“十里无霜”“涂河洪涛”“榆城烟柳”“源池荷花”……都是长凝风光，涂川风景。当年从太行八陉之一潞口经过的商旅、兵士，爬过太行山的崎岖山路，熬过雨雪风劲的恶劣天气，穿过荆棘丛生的荒野，翻过八缚岭，行至此地，豁然开朗，沃野千里，平坦富饶。作为榆次东大门，长凝自古就是榆次四大镇之一，好山好水，交通便利，物产丰饶，生活富足。

有句谚语：“东长凝的茄子，西长凝的蒜，相立、藁郊山药蛋。”每年夏末，是长凝蒜收获的季节，总有朋友送来一些。长长的蒜瓣坠着紫色的蒜头，带着泥土的味道，散发着浓郁的大蒜味。“与别处的大蒜不同，这车装过长凝蒜，后备箱里的味道，一两周都散不掉……”每次朋友都略显自豪地抱怨。“我们长凝种植蒜的历史有400余年，产量并不高，紫皮四六瓣，辛辣味浓，香辣可口，捣成蒜泥隔夜都不变色……”当时只当是王婆卖瓜，没怎么当回事，自家吃不了，就送东家赠西家，本着分享原则，并未觉得珍惜。

人就是这样，来之容易便不懂珍惜，直到有朋友想要多买一些，托人再去问，才知再难寻到。“过了季节该卖的都卖掉了，只零星能找一些，多的就没有了……一收割就被抢购，过了这几天就买不到了，大路边摆摊的大多不是本地的，购买需谨慎。”突然觉得平素里有点“暴殄天物”，自己手头富裕的，便觉得人人都有很多，其实，很多东西的价值，不能单用金钱来衡量，而应该考量其附加值。比如，榆次近郊的朋友，每年都记得送来新蒜的情谊。

记得有一年初夏，有朋友借了村里赶会的由头，叫了一大堆朋友前往。春和景明适合踏春，大家一路看树木茂盛，庄稼绿油油，阳光和煦，并不是很熟悉的一大堆人，欢天喜地，逛了集市，串了亲戚，好几个院子走走停停，然后开始闹哄哄地吃饭喝酒，有的早来，有的早走，他迎来送往，好不热闹……我那时就觉得吵。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，多少年之后，再回忆才后知后觉，那不仅仅是一顿饭，还是主家的一份情谊。

珍惜，是面对无情世界的一种态度。对当下人和事的珍惜，对过往人和事的珍惜，对生死离别的平和接纳……如鸡毛蒜皮一般的琐事背后，或许也藏着些许情意，也许并不多也不重，但值得被看到、被记得、被珍惜！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